



1979年新疆哈密民用机场一角(新兵连食堂)



戈壁滩新兵连训练集结地



1979年冬作者在哈密哈密民用机场留影

当过兵的人，谁的新兵连不是一段传奇？队列、内务、执勤，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，却是灵魂被淬火的印记。四十六年前，在新疆哈密那片被风沙亲吻过的土地上，一场由碱馒头引发的风波，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，激起的涟漪从未平息。这不仅是在往事，更是我军旅记忆里最深刻的一课。

1979年新疆哈密冬天异常地冷，雪花在空中任性而野蛮地飞舞，戈壁滩的风跟疯了似的，卷着沙子狠狠拍打在新兵连的土坯房窗上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我有幸成了某航校三团新兵连的一员，体验和见证了新兵连生活的全过程。

那天中午，各班去饭堂窗口打饭，先端来了几碟小菜和稀饭，接着是一盆泛着姜黄色的碱馒头。馒头表皮黏糊糊的，结着一层白霜，裂着硬邦邦的口子，掰开闻不到一点麦香味，里面没有蓬松的白瓤，全是发黄的芯子，还带着没揉开的硬疙瘩。咬一口，发着苦涩的碱味在嘴里炸开，跟嚼草木灰似的，硬得硌牙、韧得扯不断，干咽下去十分费劲。训练了一上午的我们，胳膊都抬不起来，就盼着中午能吃口热乎的饭菜补补劲儿，谁承想这“死面疙瘩”吃得人透心凉。

我们这些来自陕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新疆四省区的新兵，大多是城里来的娃，在家虽没顿顿吃精细的，可对这难咽的碱馒头着实恼火。不知道谁先嘟囔了一句“这哪是馒头，简直是手雷”，话音刚落，就有人一脚把铝饭盆踢了出去。“咣当——咣当——”紧接着另一个饭盆也飞了过来，饭盆在地上蹦着，滑出老远，撞到墙根又弹了回来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就这样，几个调皮的新兵追着饭盆你一脚我一腿，像极了运动场上的球赛。姜黄的馒头跟树上掉下来的烂梨似的，滚得到处都是，搅得饭堂乌烟瘴气。

看到此景，大家先是一愣，后又怅然若失：有抱着胳膊看热闹，有从旁起哄嫌事儿不大的，也有心里暗爽借事儿撒气的，还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，更有愤愤不平觉得此事过激的。反正，都是冲着这顿碱馒头来的。炊事班长见此场景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又臊又急，蹲在门口哽咽着说不出话。

闹腾没持续多久，值班的王排长突然大喝一声：“你们干啥呢？有完没完？还像个兵吗？”饭堂里瞬间安静下来。这时彭副连长急急匆匆走到饭堂中央，弯腰从地上捡起馒头，拍了拍上面的灰，提高嗓门说：“太不像话了！你们踢的是‘手雷’吗？那是馒头，是作风，是连队的规矩！”饭堂里鸦雀无声。“没错，馒头没做好，这是炊事班的责任，可你们也不能这么抵触吧。”他环顾四周，见大家低头不语，缓和了语气：“现在，从我做起，捡起地上的馒头，就算啃，也得把它啃掉！”说完，他把馒头塞进嘴里，狠狠咬了一口。大伙儿都觉得理亏，不约而同地拿起馒头，慢慢嚼了起来……

二

“哪——哪——哪——”清脆的哨声响起，我们迅速出门排队，没有言语和眼神的交流，只有紧凑的脚步声和轻微的衣物摩擦声。短短几分钟，各班排按指定区域集结到位。列队整齐划一，动作干脆利落，透着一股训练有素的节奏感。

下午三点，作风养成现场会开始，这是新兵连自开训以来头一次“作风整顿”。我当时心里犯嘀咕，就那么一点儿事，用不着故弄玄虚，何况又是事出有因，没必要小题大做。不过当连队进入“整顿模式”，说明问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于是我和战友们放低姿态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

或许是基于现场会的考量，饭堂依旧保持着中午凌乱不堪的样子。看着满地被糟蹋的粮食，郭副指导员心里冒火，他扯开嗓门讲：“都睁大眼睛瞅瞅，这是咱新同志的‘杰作’呀！谁干的？站出来！”一时半会儿，没有一个人吭声。“这种浪费行为，简直玷污了军人‘三点红’的标配，有损身上这套军装的形象……像这样糟蹋粮食，搁在我老家，老百姓是要骂娘的，是会遭‘天打雷劈’的呀！”话音未落，底下几个新兵脸唰地红到了脖子根，肩膀都不自觉地往下塌——正是中午闹腾得最欢的那几个。

“这哪是馒头的事儿？这是德行！是修养！是作风！”崔连长操着极浓的河南腔说：“部队要打仗，靠的是‘掉皮掉肉不掉队’的吃苦精神！队伍要打贏，凭的是‘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’的硬骨头劲儿！今儿个见个难吃的馒头就拉脸，明儿个见了困难还能不缩头？今儿个能嫌馒头难吃踢饭盆，明儿个上了战场，是不是嫌武器太沉就把家伙扔了？”说到这里，他撂下一句狠话：“骄兵必败呀！”我们都羞愧地低头不语。

这时，炊事班老班长颤巍巍地走上台，这个在

戈壁滩守了几年的东北老兵，红着眼眶：“都怪我！怕面发过了，凌晨三点就爬起来揉面，结果老面酵子放多了，碱也没揉匀，馒头蒸成了这玩意儿，我给大家赔不是！”说完朝着队伍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又抬起头：“请同志们放心，炊事班一定长记性，把厨艺练好，让大家吃上满意的饭菜！”话毕，饭堂掌声一片。

“咱们连队的热乎气儿，都在这一口饭里！老班长这态度，没的说！来，咱们给老班长鼓掌加油！”紧接着掌声又一次响起。此刻，崔连长话锋一转，腔调重了几分：“不过，今儿中午发生的事太过分了！城里来的娃，吃苦少，闹点小情绪可以理解，但这绝不是拿馒头撒气的理由，更不是拿饭盆当出气筒的借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有些同志非但不觉得羞耻，反倒毫不在意，这问题就严重了！下来，大家得给我认认真真地学习条令条例，仔仔细细地对照检查，从根子里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！”

蔡指导员端着一簸箕麦粒走上台，麦粒上还沾着戈壁滩的红土，在透过窗口的斜阳下闪着光。“晓得这麦子咋来的不？”他一口湖南腔，“在哈密，农民要春天顶着八级风沙种，夏天引来天山雪水浇，秋天收的时候，每一粒都要晒晒三遍……”他抓起一把麦粒，任它们从指缝里漏下去，“你们吃的每一口馒头，都是老乡们在戈壁滩上流的汗，是炊事班战友熬的夜！”说到这里，队伍里传来低低的抽泣声，大伙儿一瞅，正是小张、小梁那几个犯错的新兵。

三

为了强化养成，传承军魂，连队特意把飞行员出身的顾副团长请来，给大家上一堂“军史课”。顾副团长是个有着三十多年军龄的老飞，飞行服领口露出来的脖子晒得黝黑粗糙，脸上皱纹全是戈壁风沙刻出来的沟沟坎坎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跟钢刀似的，扫一眼过来，让人不敢对视。

他没拿讲稿，只是拎着一只掉漆掉得没剩多少、还瘪了好几块的军用水壶，“咚”的一声，重重砸在讲桌上。这声响似闷雷，弥漫一种紧张而肃穆的气氛，一下子就把那还在昨天“碱馒头风波”里的新兵给惊醒。刹那间，整个会堂鸦雀无声，只有新兵们沉稳的呼吸声。

“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多半是城市兵，相对于农村兵而言，你们文化程度高，接触新鲜事物快，敢想敢干敢闯，但是你们缺的是农村兵的踏实淳朴和吃苦耐劳，或多或少存在着生活上的优越感和小资情调……”顾副团长的话，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，令人咋舌。

“你们觉得现在的日子苦？嫌馒头硬？”顾副团长的嗓子带着塔台指挥塔下的沙哑，却跟钉子似的往人耳朵里钻：“都瞅瞅这水壶，它比你们所有人的军龄加起来都长！”

他拧开壶盖晃了晃，里面空荡荡的。“红军长征那会儿，前辈们面对的是敌人围追堵截，翻的是夹金山的万年雪，过的是人迹罕至的草地。到了我们这代，面对的是这荒得没边的戈壁。”他的眼神跟穿墙似的，看向了老远以前，“1967年我们从东北老航校来哈密建团的时候，这儿除了裸露的石子便是沙子。没房子，就挖地窝子，上面盖点红柳枝，风一刮，满嘴都是土腥味；没有水，就赶着毛驴车去几公里外的碱水坑拉水，得风干三天才能喝。”

顾副团长举起那水壶，指头摩挲着壶身上的划痕：“有一年冬天去巴里坤拉军需，大雪封山，齐腰深的雪把路堵得死死的。给养送不上来，几十号人挤在一个地窝子里，就靠一袋受潮的干粮和化开的雪水，硬扛了半个月。那时候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没一个人吭过一句苦，为啥？大家就在这儿守着，祖国的航空兵才有根，蓝天才有防线！”讲到动人处，大家听得入神，眼睛一刻也不忍离开讲述者的视线。“这水壶跟着我在戈壁滩守了几十年。装过带碱味的雪水，装过掺沙子的窝头汤。那时候喝的水，比你们昨天嫌的碱馒头要苦得多，可没一个人当逃兵。为啥？他们心里装着‘航校’的魂，装着‘三团起飞’的梦！”顾副团长的话，跟放黑白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掠过。我好像看见几十年前，一群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，在狂风里用冻裂的手一锹一锹开路修渠、挖坑栽树、新建营房、拓宽机场，用血

肉之躯在荒芜的戈壁滩上撑出一片蓝天。

那一刻，我脸烧得发烫，为昨天新战友因碱馒头使性子、发脾气、闹情绪、踢饭盆而感到内疚，这事儿放在顾副团长讲的历史面前，简直是多么的幼稚可笑。晚上，我躺在土坯房的大通铺上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那声音不像以前那么刺耳，倒像吹冲锋号似的。身边的战友都没睡，黑灯瞎火里，我听见此起彼伏的叹气声和翻身声。那是羞愧的声音，也是觉醒的声音。

四

班务会上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对顾副团长的军史报告讨论热烈，气氛十分活跃。二班长是山西人，说小时候家里穷，一年到头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几顿白面馒头，记得头一回尝到“甜”味儿时，竟然激动地落泪；七班长是山东人，爷爷那辈闹灾荒那年，村里村外、山上山下树皮都啃光了，要是能喝口杂粮粥就是捡回条命；十班长是河北人，上小学时半块馒头从口袋掉臭水沟里，他爹硬是捞起来，泡在水里洗净后就吃下肚子里。听到这儿，不少新兵都偷偷抹起了眼泪，他们这才明白，自己嫌弃的“碱馒头”，竟是多少人做梦都想吃的“白馒头”。

小张和小梁所在的班，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小张第一个站起来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我错了！不该踢饭盆，更不该忘了本！把自己混成了地方青年，不像个军人！今后我一定痛改前非，当个好兵。”小梁也掏出皱巴巴的检查稿，上面写着：“我要加强作风养成，从珍惜每一口饭、整理每一次内务、迈好每一个步伐做起，克服身上的怪毛病，做个名副其实的军人！”会后，他俩拉着另外几个新兵，主动跑去炊事班认错道歉，抢着帮厨打扫卫生。炊事班老班长看到新兵的变化，会心地笑了。

“新兵连发生的‘碱馒头风波’，引起了团首长的持续关注。在充分肯定我连及时处理好这一倾向性苗头的同时，也寄予了期待和厚望。指示我们要进一步抓好养成教育，巩固成果，扩大战果，圆满完成新兵组训任务。鉴于此，各排要积极行动起来，汲取风波教训，严格训练，严格要求，努力实现新兵由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。”崔连长在班以上干部会上如是说。

蔡指导员接着说：“连长讲得好！小洞不补，大洞尺五。团政治处郑主任叮嘱我们，落实团首长指示，就是要充分运用系统思维和发散思维，不能就事论事搞单打一，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既看到风波本身的表象，又看到风波背后的动因，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思想问题。”结合新兵连实际，蔡指导员要求大家：“多从思想根源上找原因，从解决问题上找途径，真正把新兵思想上的‘碱疙瘩’掰开、揉碎、磨细，直至彻底清除。”

于是，全连上下迅速行动起来。大家以“馒头风波”为戒，死磕战备、训练、工作、学习等“四个秩序”，硬是把思政教育融进了新兵的一言一行里，让作风养成变成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。

队列场上，教官们的口令如惊雷炸响：“一步一动，千锤百炼，为的是什么？”新兵们齐声应答：“为那横看成岭，竖看成线的严整军容！”为磨砺战胜困难、压倒一切的钢铁意志！”每一个摆臂都带着风声，每一次踢腿都碰得地面震颤，汗水顺着眼角滑落，却没人眨一下眼。我们明白，这重复千百次的动作，是在把“服从”二字刻进骨头里。

内务室里，班长捏着被子的棱角，声音沉得像铁：“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，为的是什么？”新兵们盯着那方正如矩的“豆腐块”，齐声答道：“为涵养整齐划一、严谨细致的奉献精神！”当指尖抚过被面的每一道折痕时，我们晓得：这看似简单的叠被，叠的是对细节的敬畏，是对“军人”二字的虔诚。

哨位上，值班长指着老兵那“站如松、坐如钟、行如风”的姿态，问：“胆大心细，机警如鹰，为的是什么？”新兵们望着远方的地平线，声音里带着初生的坚定：“为塑造临危不乱、持之以恒的英勇品格！”夜风掠过哨卡，吹动我们的衣角，却吹不动我们眼中的光，那是对责任的勇于担当，对使命的忠诚如一。

贴心的教育，暖心的服务，让我们心悦诚服：原来队列里的每一次坚持，内务里的每一次打磨，哨位上的每一次坚守，都是在为“军人”二字添砖加瓦。我们不再闹情绪、犯毛病、耍小性，而是像拧紧

的发条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而有序的新兵连生活中。

五

寒风裹着雪粒子不时敲打着会堂玻璃，三团杨政委来到新兵连，他深入班排嘘寒问暖，走访新兵了解情况，听取汇报掌握动态。当得知新兵的觉悟和状态有了改观时，他高兴地说：“马上集合，我要讲话。”

眨眼间，原本空旷的会堂坐满了新兵。我们抬头挺胸，腰杆板直，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，目光平视前方，期待首长演讲开始。

台上，杨政委身着笔挺军装，风纪扣严丝合缝。只见他“啪”地一个敬礼，紧接着转体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举手投足间透着东北老航校人的硬朗和豪爽。

“同志们好！今天，我代表团党委和首长专程来看望大家，就是想和新战友们坦诚交流，一起聊聊军营里的成长故事。要说的话确实不少，但归根结底，聚焦三个核心问题：你们是谁，该干什么，能成什么样。”政委语重心长，情真意切的话语直抵人心，令在场的新兵备受鼓舞。

“我知道你们还在嚼那个碱馒头。”杨政委的目光扫过每一个新兵，眼神里没有责备，只有让人坐不住的审视，“……但你们想过吗？和当年在老航校用酒精代替汽油，用木炭驱动飞机的前辈比，你们差在哪里？”

礼堂静得连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。杨政委帮我们分析新兵思想动机和行为根源后，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大字：世界观。粉笔灰簌簌落下，像戈壁滩的雪。

“你们觉得馒头难吃，是因为眼里只有‘自己’。”他在桌上铺开世界地图，声音陡然提高，“从国际形势看，苏联在我国边界陈兵百万、虎视眈眈，越南在我国南方搞小动作、狼子野心显现，身在西北的我们岂能坐以待毙！要知道，我们的战机每天都要升空操练，飞行员要在零下30°的座舱里坐几个小时，吃的是冻得像石头的压缩饼干，喝的是晃荡的冷水。”

他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举在半空：“这是我和战友当年在老航校的合影，虽然飞行服补了补丁，但他们眼里有光、心中有理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晓得，不是‘我要什么’，而是‘国家需要我做什么’。只有苦练杀敌本领，才能适应任何气象条件下战鹰打赢打仗的需要。事实证明：吃苦受累与军人这个词密不可分，既是军人的底色，也是军人的世界观。”

接着，他在“世界观”下写下“人生观”。粉笔划出刺耳声响，像利刃划进人心。

“来部队是混日子，还是干事业？难道仅仅是混个复员证，回家好安排工作？”杨政委似乎看透我们一些同志的心思，他不避锋芒，直抵要害，“当兵图什么？图的是‘不为名，甘做螺丝钉’；图的是‘不为利，愿当铺路石’。不在乎‘我要走多远’，而在乎‘我要留下什么’。这，就是军人的世界观。”

最后，他在黑板上写下“价值观”。他说：“一个馒头，能称出一个人的斤两。价值，不是用嘴尝出来的，是用心称出来的。”

窗外风声呼啸，礼堂里的温度却在升高。杨政委目光变得柔和，“有谁知道军人的价值观是什么？”话音未落，小张站起来：“报告首长！军人的价值观，就是懂得‘苦’和‘甜’！”还未等小张说完，小梁抢先答道：“我们今天的苦，是为了明天的甜；自己的苦，是为了大家的甜。”政委竖起大拇指：“好样的！”此刻，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堂瞬间响彻。

哈密的冬夜，雪花依旧在空中狂舞，风沙依旧在戈壁滩上嘶吼。四十六年过去了，我时常还会梦见那个中午——表皮结着白霜的碱馒头在地上滚，彭副连长塞进嘴里狠咬的模样，杨政委在黑板上写下的那九个字。如今我早已脱了军装，可每次端起饭碗，总会想起那个冬天，想起我们这群毛头小伙是怎么从嫌弃一个馒头开始学会做军人：不是能打能闹，是咽得下；不是计较较苦，是扛得住。那些风沙没能把我们吹散，却让军魂一点点吹进了骨子里。

前些年有个老战友打电话来，聊起当年的碱馒头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他说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硬的馒头，可也是喂饱我灵魂的第一口粮。

碱馒头里的淬火岁月

张思成



1979年冬新兵连辖区集结地